

四書大全論語十九二十

大政官文庫			
二	一	五	漢書門
二	三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毛	一	二	漢書
七	二	五	九
函	架	冊	號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9
冊數	22 (15)
函號	277 4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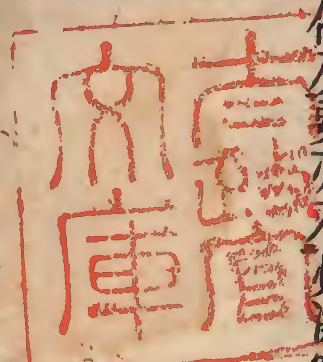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子張第十九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通義金仁山曰子貢子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名篇○又東嘉史氏曰此篇所記往往皆夫子既沒之後此五子者各以所得於夫子者授於其徒有師道焉觀於戴記戴孔門高弟之言行往往亦於此五子為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子之外不他及耳回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以聖人又未嘗為門人之所師而其後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他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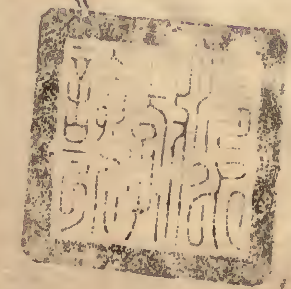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淺草文庫

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二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蓋孔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淡而行道之切矣



集註穎悟通義云穎悟穎
鋒鏘也言穎銳而聰悟

子張曰士云云揚明云見
危如遇君父之難喪捐父
母哀是極其慘怛之意○
蒙引云其曰思義曰思敬
曰思哀皆就士者地位說
其實敬哀皆須不待思而
自然方是其可已矣○見
危致命言見危而能不畏
死以貪生也見危即致其
命不暇致思也祭思敬兼
內外神言○衍明云其可
已矣此深許之詞○文
林貫旨云其字指上四事
○通義許白雲曰此為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軀如孔子言行已有耻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
可已矣似乎太狹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王支憲曰必生
得喪是名檢上大節居喪奉祭是人倫上大節

集註授命憲問篇云見危授命○庶乎其可矣蒙引云子張意謂儘可了朱子訓曰則庶乎其可
似亦抑之蓋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今日其可已矣則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
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

細註西山云云不待思云
存疑云諸家皆以致命不
言思謂不待思思意竊不
然之必生大事若小思得
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
不待言也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
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一子

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一子所能及者
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
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
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
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
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
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
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太節
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決而不
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
決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
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
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未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
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狗
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
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
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

子張曰執德云云蒙引云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
一理也云云若或以必有
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
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
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
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
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
為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
能為無○執德之不弘者

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
者知之不真也○此有無
不可以道德有無言其說
大謬然其所以不能為有
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
也○子路之終身誦于貢
之以無諂無驕為至執德
不弘也幸我之憂為仁之
陷害再求之自畫而謂力
不足信道不篤也○揚明曰執是守德是道之得於心者不弘守之太狹而以片善自足○徐岩

泉初問曰焉能為有無不是不足為輕重只就道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謂亦勉○文林貫肯云
焉能作何足
集註有所得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

之有素矣。一旦臨太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
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
能死哉。**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
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
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有**於

虔反。八讀
作無。下司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不然固
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

足有二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
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已而已矣

不足信道不篤也○揚明曰執是守德是道之得於心者不弘守之太狹而以片善自足○徐岩
泉初問曰焉能為有無不是不足為輕重只就道德上說如若存若亡之謂亦勉○文林貫肯云
焉能作何足
集註有所得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

並立而德不孤單也○程復心曰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
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有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有所得謂德也
守謂執也太狹謂不弘也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了然固守一節者也

焉能為有有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

受太廣後隨人走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
則是惟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

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

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
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

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
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

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
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

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
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
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
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

細註貪而無云云見學而
篇編絕見子罕篇

子夏之門人云云文林貫

旨云云何如言謂何可者
是有益之交與是交不可
者是損友拒是絕所聞是
聞于平日師友之言尊賢
是敬其有德者容衆是包
容其不賢者嘉是獎美之
意善是善言善行○蒙引
云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
張子夏已嘗告以交友之
道而門人復問於子張是
必有不足於子夏之言可
者與之謂可友者則與之
友其不可友者則拒而勿
與之友如直諒多聞者可
便辟善柔便佞者不可○
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
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張話來破上二句虛說○子夏之病病
在有所拒子張之病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可與者亦必拒之

則皆無破了○王陽明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少之亦僅是○鄒澤山
折衷云尊賢二句要重容於一邊大賢二句見其不必拒入不賢二句見不能拒入

集註有過高云云知新日
錄徐岩泉曰註中謂子張
有過高之病不知此言非
過高也君子周而不比處
便是如此不切於論交耳
註中說不出子張病痛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
見二子言辭之病

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
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
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縻袍之德而不聞夫子
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
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
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
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
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
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
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
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
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入然損友亦所當遠
聲
學
者
不
可
不
察
和
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
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
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
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
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
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
乏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

不可不察和
聲
學
者
不
可
不
察
和
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
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
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
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
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
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
乏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

子夏曰雖云云註疏云小道謂異端○蒙引云雖是農圃醫卜之屬恁樣小道然其初固皆聖人之制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存焉故必有可觀者然高於一偏滯於一隅若以推之天下國家則恐不通就行不去了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為也可觀以其理未嘗不在而各有濟於用也○圖解云可觀是足取者兼至理所寓日用所資致推而廣之也遠指天下國家萬世泥行不去也泥如泥塗之消物不能前進不為指小道說○通義程復心曰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為親切農圃醫卜本屬技藝然皆依道理而行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推括不去

不可者拒之則傷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道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進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病下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亾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其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集註如農圃醫卜通義金仁山曰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國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二

百家眾技云云林希逸曰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通義程復心曰百家眾技用於世而不可無者耳目鼻口用於身而不可無者耳明於聲目明於色鼻明於臭口明於味皆有所明者也然耳不能明於色而為目鼻不能明於味而為口是不能相通者也農圃醫卜之技正猶是耳以其有用故必有可觀以其不能兼用故致遠恐泥然夫子但曰必有可觀致遠恐泥集註取楊氏之說則斷之曰非無可觀致遠則泥蓋欲學

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

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

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

君子不為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

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

者知君子之失，不為而以
為戒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見君子不為小
道之故。

子夏曰月云云存疑云月
每月也不是一月故下云
月○所亡兼知行日知之
知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

○郝鹿野主意云所亡謂
未聞未見者所能謂已聞
已見者俱以知言不兼行

說○通義程復心曰或有
謂上句屬知下句屬行者
却不然蓋兩句皆兼知行

說未知未行者謂之所亡
已知已行者謂之所能謂
知其所以則未知未行者

可自勉以求進月無忘其
所能則已知已能者可守之
而勿失所以集註只言已之
所未有是包
知行說

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
猶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
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
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
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
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
用其
心也。

○子夏曰月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讀作無
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程子曰月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
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既欲知新又欲溫故

所亡便是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
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問

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
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

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

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
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

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且
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

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
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

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
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

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
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

做工夫如何會到三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求，得又能日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

子夏曰博學云云王觀濤曰博學不止聞見是於事物物上辨認天理○存疑云博學事事都要理會也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蒙引云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已也近思近於已

集註學問思辨中庸語

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

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失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

集註便是徹上徹下云云通義東嘉史氏曰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者仁以德行著仁在其中者仁既為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本然之體仁人心也之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然未及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為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馳所存自熟雖未可便以為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如此而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也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仁語此語字正指居處恭三句而言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而言曰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

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辨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以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

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息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

底道理程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淺說淺

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而何

細註解面益皆見盡心篇

論語精義

說都效此○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徹上徹下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

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

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揆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

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潤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本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爲學之事而有得仁之道仁以德言

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嘗

子夏曰百工云云正義曰審曲面勢以飾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財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合喙云居肆成事如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蒙引云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爲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於外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此則子夏本意○又云成字致字重看○存疑云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集註存疑云集註有二意雖云二說其義始備然須以前說爲主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蒙引曰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學以求造道之極致

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取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新安陳氏曰此重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宋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其事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爲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云云存疑云
如陳賈以周公之過來解
釋齊王是文過但他為
君文過此是目文其過
徐岩泉曰看一心字見小
人自欺之心○宜照解曰
文過全在心術上看出病
根只在憚與欺二字○陸
象山曰古人惟知過則改
見善則遷今各執已見被
人點破便愕然百計文飾
到底要說個是以此日流
於污下

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
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
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主於用功○主於立志然知
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
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
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
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
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
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
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
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
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
通者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小人
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

集註以直其過蒙引云以重其過四字朱子警入玄切文則重其過矣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
與理悖是過了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增益其過也重字去聲讀○存疑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
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自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教人改過而為
儆戒之辭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
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
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
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
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
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
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
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敢欺人故其過也卒
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
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聽之溫
聽其言也則又非法不道
是是非非確確其不可易
則雖可親而不可狎是則
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
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
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
然君子豈有意於變哉蓋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聽之溫聽其言也

子夏曰君子云云蒙引云
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何自
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
尊瞻視儼然其貌之莊也
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
矣及其近而就之則其色
溫謂然和氣之可掬也即
之也溫雖可得而親矣及
聽其言也則又非法不道
是是非非確確其不可易
則雖可親而不可狎是則
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
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
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
然君子豈有意於變哉蓋

厲

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又云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温指見於面者○存疑云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又云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淨之態也温者氣温色和如春風遲日無稜厲之色也言厲者義正詞嚴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也嚴而温温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三變者自他人見之爾○文林貫肯云君子指孔子○揚明云望之是遠看即是就身迹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竝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皜之也温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温焉即之也温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

意於變也○細註記聘義云云鄭氏聘義註云色柔温潤似玉也縝緻也栗堅貌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氣象

子夏曰君子信云云蒙引云信在使民諫君之先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也○揚明云信是平日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民信我勞以力役言

信而後諫云云揚明云信是平日出於至誠而君信我諫有匡正意○存疑云言勞民之事非民所樂為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必諫其心曰上素愛我今者之勞非欲病民也不得已也雖勞亦不以為病矣若未見信於民而勞之事雖當然民不知其心必以為病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聞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從而諫其君則君必諒其心曰彼素愛我今日之諫非欲誘我不得已也雖諫亦不以為誘矣若未見信於上而諫之意雖忠誠然主不知其心必以為誘也○又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

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温剛中有柔也温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為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誘已矣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

諫者其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時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為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諂已是在我孚信味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諂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由也惻怛屬愛木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諂者乎。通考采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孚之信三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

子夏曰大德云云甲第云大德猶言大節指綱常倫理言小德猶言小節指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類揚明云出入是或出或入即踰閑無害可畧也淺說云人於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一一皆盡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于動靜語默之間事物細微之際雖或以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子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註閑闌也韻會云闌門遮也門闌也通義金仁山曰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做不當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

細註雙峰饒云云蒙引云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以律已則不可至言也

集註吳氏曰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為輕重則不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一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

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也

○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

○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又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

子游曰子夏云云揚明云小子指衆弟子當字作於字看抑作特字看末指小學為末節

○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誠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

○通義金仁山曰洒掃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小儀弟子職所載洒掃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各稱辭令及儀禮小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小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得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朱云曰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問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此章所教常有厚六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云云孔安國曰
噫心不平之聲○直解云
噫是嘆息之聲○家引云
言游過矣只指言語上指
他過不必曰言過也過字
活套○區猶類也厚齋之
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
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
分類為是○通義金仁山
曰區字以品猶言品類也
如區分區畫皆是○馬融
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州木異類區別言學當
以次○吳省菴引躍云道
字以教入之道言一孰字
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
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
○微言王觀濤曰二君子
之道俱就教入者言區別屬草木大小說而學者淺深自在譬如上誣猶罔也他力量尚淺我乃
示之太深明是無罔他了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 焉與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

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 上下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

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此三句又補 聲御之 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

之道豈可如此若夫扶音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采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用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備何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

久之怠而言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字指怠於教入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末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不量其淺深云云蒙引云淺深生熟要分辨造到深者又要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

子夏聞之云云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直解云噫是嘆息之聲○家引云言游過矣只指言語上指他過不必曰言過也過字活套○區猶類也厚齋之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分類為是○通義金仁山曰區字以品猶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州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吳省菴引躍云道字以教入之道言一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微言王觀濤曰二君子之道俱就教入者言區別屬草木大小說而學者淺深自在譬如上誣猶罔也他力量尚淺我乃示之太深明是無罔他了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

程子曰云云蒙引云程子五條首一條是發夏本意後五條是破子游小視了洒掃應對以矯其偏然此意子夏當時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

教人有序云云通義許白雲曰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有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含曩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缺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大者遠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云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上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專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有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程子曰君子教人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

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

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問人

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

曰此第十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

洒掃云云形而上云云蒙引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語勢似或緊些只為人認本末為一致故立言如此○又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且兼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妙○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存疑云君子只在慎獨者正以理無大小雖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理無不在君子之學於此而謹之也程子言謹獨處非一川上章亦然此見程子平日用功處其悟道入德之深非游夏所及矣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謹獨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上

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

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

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

日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

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

聖人之道云云存疑云聖人之道無精粗粗亦這道理故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是粗者精義入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樣道理故謂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不是一貫之貫

○蒙引云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易下繫辭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左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此言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灑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灑掃應對亦有形

物有本末見大學經一章○存疑云凡物有本末此章所言本末是也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言本末皆有理不可謂本有理末無理也洒掃應對之所以然正此意

有所以然又云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理也所以貫通只一理

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

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曰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可到聖人事存疑云洒掃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未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未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又曰自洒掃應對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其麼樣子。宋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小學大學而見二子言辭之病

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

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

此也。○小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

荒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太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

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始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乏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灑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一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太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寢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灑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

細註新安陳云云存疑云
陳新安謂程子此處說謹
獨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
所說不同看來不是程子
就理無大小上說蓋示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上章所言慎獨一般不會說到小學處不可以此
來纏拽

義入神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
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
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
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
知理之一也謂末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
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
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
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
○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
持其心年浸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
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
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
其微若從忿慮之微說小學灑掃在長者之前能謹
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
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
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

子夏曰仕而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此章先言仕蓋為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
仕者亦有學未成為食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
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
最妙○存疑云仕而優
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
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
○又云看來此章似專重
在學上本文二優字一則
字俱不當平看上優字乃
有餘力之優下優字乃優
入聖域之優上則字訓作
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仕
而優則學者謂退食之際
即以帝典王謨而考其今
日施為之得失也學而優
則仕者謂必待學之已成
而後方可出以就仕也
○焦漪園曰優者無困于
心而自得之謂
○揚明云優字是有餘力
勿作暇月

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
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石山金氏曰程
子此章發明聖賢間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
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
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
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
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
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各
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
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子游以灑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
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
同

此章見在聖學堂書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

○揚明云優字是有餘力
勿作暇月

集註理同事異存疑云仕

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

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

理故曰事異

盡其事云云又云當仕之

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

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

其事而後及其餘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仕學相須而見賞務之急

藝文四書大全論語十九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

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

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

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

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

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

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

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

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

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

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

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以為為時而發

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

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宋子曰

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

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

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

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

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

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

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

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

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諱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諱。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諱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因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仕。則將狗已。蠹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爲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卒之從政者。爲斗筭之人。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

子游曰。喪云云。圖解云。喪是父母之喪。致極其哀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情。○脉云。此章探喪禮之本。當親之喪。必誠必信。必致乎哀。而止。哀之不止。致有不容自止者。止。卽至善之止。○馬懷安曰。義云。親喪。人子之所當自盡。致哀則無不盡分處。○存疑云。此是崇本之意。蓋爲世人多趨於末故。爲此言。致是致。知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然而止。二字尚。有病。不若聖人喪與其易也之言。有斟酌此立言所以難也。

集註喪與其云云。見入倫篇。

不若禮不足云云。禮記檀弓上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而止二字亦云云。蒙引云。而止二字。所以爲微。過於高遠者。只是簡略。細微之意。細微處。簡略則能過於高遠而失之。疎薄矣。亦須看微字。不可說太勁。○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爲之抑揚。

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爲之抑揚。

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爲之抑揚。

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細微上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探喪禮之本而見情文之輕重

子游曰吾友云云燃犀解云難能是為人所難為之事兼知行說然字底為難能來仁是病其心德之未絕也

集註以誠實云云存疑云以誠實虛偽也少惻怛寡情也虛為寡情則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故末仁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而不許以仁仁以德言曾子曰堂堂乎云云圖解云堂堂即升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朱以九曰只玩堂堂二字便不是入室了堂雖高明室則深潛○徐岩泉曰堂堂亦不是贊詞乃惜之也○蒙引云曾子此言

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已無嫌認察之功於入無切惻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存疑云與並為仁猶云與共學與事君集註不可輔而云云存疑云於已無舍已下問之意故不可輔以為仁於入無惻怛俯就之心故不能輔入之仁為仁○通義王文憲曰兩輔字釋並字

子曰剛毅云云見子路篇

細註子張既除云云禮檀弓篇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適也勉齋黃云云存疑云勉齋云德根於心惟求之近之說似稍差觀者詳之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弟子自相評論而不許以仁仁以德言

耳

此章見學者當務實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夫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峰饒氏曰行

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尊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此章見學者當用心于內

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已無嫌認察之功於入無切惻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存疑云與並為仁猶云與共學與事君集註不可輔而云云存疑云於已無舍已下問之意故不可輔以為仁於入無惻怛俯就之心故不能輔入之仁為仁○通義王文憲曰兩輔字釋並字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

張氏曰仁必淡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乏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曾子曰吾云云蒙引云人未有自致者也亦指常人言○衍明云人字所包廣自仁人孝子以至愚夫愚婦皆在○通義程復心曰自致者不待人勉而自盡其極之義其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於人之真情不待人勉故夫子嘗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致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皆是此意○甲第云自致是致其真情○直解云致是推致其極的意曾子說我常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真切懇致處必荷且忽略處多未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于父母之喪乎蓋于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于至情而不察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啟人以真意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

○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喪禮出於本心之誠

曾子曰吾聞云云蒙引云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也蓋其父之臣與父之政固可遵而不可改人之道已自便而以死待其親者雖不可改而亦改之矣而

莊子則不然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也蓋以其所關繫尤大也○講述云莊子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政非其臣與政皆不可改其心有所以不忍故也夫以用入行政之大皆已所得專為之曰猶常存乎不忍死親之心此所以為難能然其不改亦以獻子所用所行皆善人善政不必改者故不改為孝若其不善則蓋怨於盡尤孝之大者故

下則至能之推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此章舉繼述之孝以宗訓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

雖有可稱而

雖有可稱而

元祐之改熙寧為見而紹聖之紹述則非矣

集註孟莊子云云人物備考曰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圖史合攷曰初獻子卒莊子年以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所以為難也

獻子有賢德通義金仁山曰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補獻子賢德一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為孝

論語九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

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可改也

孟氏使云云圖解云失其道失教養之道○揚明云散乃不親不遑意久是慨民久惟于刑情即犯法之情由○存疑云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緣於情義爭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扶持百姓親睦何致爭鬪而致訟哀矜者於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

不知也喜者喜已之聰明能得其情也○徐岩泉曰如得其情情實也訟者無情實○通義金仁山曰喜者得獄之情快已之察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又許白雲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升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官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門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

○雙峰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其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降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既衰皆失前二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喜

集註使之無道存疑云使乏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白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故其犯云云蒙引云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

迫於不得已云云通義云使之無道故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故陷於不知○存疑云迫於不得已如飢寒起盜心之類是也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繫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維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與

子貢曰紂云云微言王觀

濤曰凡人有其實者決不能離其名歸者言天下之惡多加在他頭上惡非惡入乃自警戒之意○文林貫首云君子是為善的人○蒙引云下流一字極有意味○通義東嘉史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小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

此輩嚴小善之戒意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戒人為惡之
辭

子貢曰君子云云揚明云
更是改仰是仰其無過

○文林賈直云仰之是仰
望其道德且新之意

○字彙云仰魚兩切舉首
望也又心慕之饒

○蒙引云君子固不能無
過但小人則謔過而不能

改君子之過也譬如日月
之食焉何也蓋方其過也

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
及其更也復於無過人皆仰

之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仰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
天下人皆得而見之及其復也則所以昭萬國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又云更改
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
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
反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
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且累

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歸之乎○
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疎其意在上下兩句○厚

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縊也
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說或以人皆見之處截非也○圖史合攷云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
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日月食者日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
日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釋編史伯瓊論日月食云晦朔
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
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
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
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

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
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

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
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

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私若
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謹過故友過而人見速改過故
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

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
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仲尼焉學朝音潮焉
於虔反

衛公孫朝云云路云焉
學問從學何人是以世俗
專門之師窺聖○文林賈
直云焉學是問何所從學

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

文章之類非持道之全然也

也彼賢者識見明敏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精亦必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學其大不賢者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小者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歸矣亦何常師之有

○姚承庵曰在人者在其人而自得師也即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意○鄭申甫曰識字讀如字不音志即曉暢解悟之謂○通義東嘉史氏曰文武之道集註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之章皆是也饒氏謂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為道似乎小了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定成全然大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為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荷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莫弘邾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擊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生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

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莫弘邾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各物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是指其實實而言不如是之虛空恍惚而無所據也詳味朱子所言叮嚀懇切委曲詳盡其所以為天下後世厭實慕虛者之戒可謂遠矣以此為防不意再傳之後饒氏所疑集註之言果皆出於其所已辯而又以為是也噫又何怪乎聖人之道一再傳後而有莊周之荒唐也饒氏此意正與楊氏說伊尹樂堯舜之道為耕

此章見聖道不易測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朝音潮

食穀飲出作入息者相似
朱子深非其說推彼可以
明此矣○仁以金氏曰章
指謂文武之謀訓功則禮
樂文章未至遂死尚在入
口傳心記之間但賢者則
能記其大條耳雖不賢者
亦尚記其小條耳故墮處
尚可參考大者如禮樂之
本原書易之至理又如功
烈規模之太用小者如制
度聲詞文采之多法今文
為之末

賢者識云云張侗初曰江
水印月而日在江盆水受
月而月在盆月無大小不
應作江水盆水看賢不賢
之識亦如是

集註謨訓云云講述云謨
訓是言語抑烈是事業禮樂文章是法制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推本聖學所傳之緒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宋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
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本

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
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是之強大曉
幸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
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章子貢曰璧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窺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宋子曰古人宮外只
是牆無今人廊屋

李之牆數尺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取孫武叔云云圖解云使朝臣知之沮其用地

集註武叔魯云云馬融云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

○圖史合故曰叔孫武叔各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
子服景伯云云蒙引云賢人之道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文林貫育云告是有不

平之意之字指仲尼與子
貢之道宮牆二字平看及
肩喻道之卑淺窺見明其
易見室家之好喻威儀文
飾之盛

夫子之牆云云文林貫育
云宗廟之美比道德之章
美百官之富比道德之富

盛德也七尺曰初通義云
七尺曰初詳見孟子盡心
上宮廣蒙引云禮記儒行
篇儒有一畝之宮註宮牆
垣也

得其門云云存疑云惟心
能知故口能言心說不能
知則安可言○文林貫育
云得其門指夫子高牆廣
官的門知神化之域者窺
是山猶言間或有一二人

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李之云亦寡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尺不得其門而入
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

宋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
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
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
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
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
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

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與顏子自入得衆人自
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

陳子會云云圖解云謂是私相議一脈云為恭指官墻日月之說元以為子貢賢亦下夫子特曲為推遜耳

子貢曰君子云云文林貫旨云君子指學者

天子之云云甲第云以神化之妙言

集註大可為云云孟子盡心下篇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通義程復心曰大則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階而升也非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階而升至於知天命有輝光已非

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其仰之高鑽之堅矚之在前忽然在後是豈可階而升哉○白雲許氏曰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著故曰字東嘉史氏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二句正是張子釋孟子大而化之之言要之不問性之反之纔說化便不可階而升子貢所言朱子所註皆只如此看可也若說自大而化者有階可升合下自化者不可階而升者非也

天子之得云云蒙引云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不過此立之之意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軌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范氏謂生則天下歌誦亦好○孔安國曰得邦家者謂為諸侯若鄉大夫

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譬之淡矣

陳子會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嘗贊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此雷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會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字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方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季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為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鳥變時雍書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

○存身云立之極其生也
是養民事制田里教樹畜
皆所以立之道引也引之
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
校明禮義道之以德皆所
以道之綏安也謂安存也
比立尤深立如樹初種根
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深
着地矣故曰綏立之固也
動是鼓舞作興使之歡喜
踊躍進於道而莫禦也比
道之尤深○楊明云是設
言為輔相非為君也

○文林貫旨云四之字俱
指氏言斯字即速意立之
是植民之生其字指立行
綏和之神○李九我曰立
之四句古有此語故曰所
謂四平說

集註行從也通義云行謂惟命之從
言其感應云云蒙引云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此句只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
該了故樂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通義王文憲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此聖人感之之妙斯立

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
賴之以生故以為榮幸而尊之親之哀謂入失所依故為之哀戚如喪考妣
如喪考妣書舜典云百姓如喪考妣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神之哉
○同下篇云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蒙引云聖人神化化
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
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
彼是大而化之之化
○瞿昆湖曰上節化不可
為化字雖以身者言下節
註中神化二字雖以及入
者言實則即用以見神因
業以觀德
釋禮記卷之九云梓鼓影
響三般意鼓應梓影應形
響應聲
細禮記云禮運篇註
黃梓謂搏土為梓也土鼓
築土為鼓也

和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樂謂莫不尊親哀則如

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妙得

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

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

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天子之得邦家者

其鼓舞群動旋於梓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

年右援枹謂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梓漢書枹鼓之枹

音梓風無反則此梓字不音浮若音浮者乃乘梓浮

海之浮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

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梁子曰

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

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

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

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統

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

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

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

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

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

五畝之宅云云見孟子梁

惠王上篇

書之俾予云云以治見大

由讓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功化之神妙

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澆則未茂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遇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遇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

五畝之宅云云見孟子梁惠王上篇

論語

卷之九

子貢

論語

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懸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大同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

五畝之宅云云見孟子梁惠王上篇

論語

卷之九

子貢

論語

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
又有以淺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
高遠學者宜熟
玩而浚息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九終

堯曰第二十一正義曰此節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
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圖考**勿軒熊氏曰二章言堯舜三王之
道三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黃氏四

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
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堯曰第二十一正義曰此節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
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堯曰咨嗟嘆聲也爾舜
句書云咨嗟有二收小異
其曰咨嗟者同咨嗟有二
收記者之辭故此首下箇
堯曰字○陸聚崗拙講云
允字着力看謂是真箇執
得中也中就施於政事者
言○**集註**此堯合舜云云
通義許自雲曰堯伊祁氏
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爲唐
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
位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
於是四獄舉舜命之爲百
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
禹平水土堯七十二載已
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
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
其中二百載堯乃殂落堯
在位其二百零二載百十
六歲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獄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一歲攝天子事年六十二
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二即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一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
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

之也宋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

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

此火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

圖籙而爲言把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

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

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

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

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

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

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

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

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未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

人之際而巳○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

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平中庸

安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入
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
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十歲
細註天之視聽云云視聽見書畢陶謨篇

舜亦以命禹蒙引云禹之
受於舜亦然故書曰率百
官若帝之初舜亦以命禹
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
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
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
書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
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
之下又凡允句方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
詳者此亦是
集註舜後遜云云通義許
自雲曰禹姓姒氏崇國君
繇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
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
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
子之事又十七年而崩崩
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
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君之崇高
富貴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

禹謨比此加詳。采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後來舜告禹文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太繁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太要却不出此。太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精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

曰：予小子云云。圖解云：皇大也，皇皇后帝，天之神也，尊稱之詞。○揚明云：帝臣及指天下賢人，不蔽是舉用之意。○文林貫直云：簡是鑒閱之意。○焦漪園曰：此條是湯之事，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說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蔽之乎。○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簡閱其善惡也。○正蒙第十二云：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以為天下君已不敢不聽。○杜靜臺筆記云：帝心以上見在，已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下見在，已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慎。○蒙引云：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處於心，我惟聽上帝之心。

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舉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有周親云云 陸聚 講云此皆武王誓師之辭 上二句見伐商有必勝之 理下二句見伐商有不容 已之勢乃一時之言

○合隊云有過過字當貴 字看言百姓皆責我不正 商罪是期望我之切豈可 諉之也○存疑云武王之 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 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 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 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 紂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 言曰百姓有過是已處之 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 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亦 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 心也

本於此 雙峰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 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 頭第十件事大賚是錫予音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 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 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 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 孔氏曰 西漢曲阜人 周至也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 離那裏有至親宋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 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 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

細註有亂臣十人書泰誓 篇中云予有亂心十人同 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

謹權量云云 微言李彭山 曰權量曰謹使得其平也 法度曰審使得其當也廢 官謂雖有其官而徒擁虛 名者則修之實其職也 ○杜靜臺筆記云權量政 之紀法度政之綱人官政 之輔○然犀解云遵守曰 法品式曰度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 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 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 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 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于諫 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 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 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權稱 去聲 直垂也 量 去聲 斗斛也 古註引漢律歷志云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于 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 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興滅國云云蒙引云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已絕人之世廢棄其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又云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存疑云帝王之子孫無其國而久滅者則開封而興起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絕者則搜尋子孫使承其緒而繼續之

○通義程復心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之所由歸也滅國絕世是已往底逸民是見在底接續其已往底舉其見在底見得武王用心如此之公不以天下為己私處○許白雲曰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為之立君○集註封黃帝云云蒙引云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

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

復商容云云又云舉逸民不可說泛了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蓋本文是敘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禮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

所重民云云蒙引云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脈云食喪祭以重字揜之重民之食如民事不可緩是也重民之喪使慎終重民之祭使追遠也無非立人而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記武

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

此聖人之大罰○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右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隰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益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集註惟食云云孔安國云
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
祭祀孝養皆聖王所重

寬則得衆云云甲第云寬
自溢民言寬大而不得則
得中是天下歸附意信自
號令言一誠而不欺也民
任是倚賴于我意敏自勤
政不怠荒言功是庶事畢
舉意

集註堯舜咨命云云周用
齋王意云堯舜之咨命詳
於道陽武之詰命詳於辭
○存疑云堯舜云授受中
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已
行政亦無非中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述治道相傳之
統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

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
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
舉其辭或述其事奏哉武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雲峰
胡氏

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
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
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
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楊氏曰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

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

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篇夫子
誦述前聖之言弟

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
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
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
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
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未
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
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

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太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直解云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文林貫直云尊是奉行意美是力欲是心有所慕不貪是人不以為過取泰是軀常舒泰不驕是無矜高意威是容貌莊嚴。○蒙引云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存疑云惠者施利於人未有不費者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分己之所利而與之也故不費。○勞事非民所樂為若是事不得已如鑿池築城之類這便是可勞者以是勞民民自知義而樂從矣又何敢怨播穀乘屋此民自家用之于此以未太切。○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為貪仁是凡事當理而無私乃吾黨為之理正吾所當欲者有欲仁仁守就政

此帝記孔子云可以繼帝王云統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貧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

子張問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直解云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文林貫直云尊是奉行意美是力欲是心有所慕不貪是人不以為過取泰是軀常舒泰不驕是無矜高意威是容貌莊嚴。○蒙引云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存疑云惠者施利於人未有不費者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分己之所利而與之也故不費。○勞事非民所樂為若是事不得已如鑿池築城之類這便是可勞者以是勞民民自知義而樂從矣又何敢怨播穀乘屋此民自家用之于此以未太切。○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為貪仁是凡事當理而無私乃吾黨為之理正吾所當欲者有欲仁仁守就政

子張問於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直解云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文林貫直云尊是奉行意美是力欲是心有所慕不貪是人不以為過取泰是軀常舒泰不驕是無矜高意威是容貌莊嚴。○蒙引云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存疑云惠者施利於人未有不費者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分己之所利而與之也故不費。○勞事非民所樂為若是事不得已如鑿池築城之類這便是可勞者以是勞民民自知義而樂從矣又何敢怨播穀乘屋此民自家用之于此以未太切。○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為貪仁是凡事當理而無私乃吾黨為之理正吾所當欲者有欲仁仁守就政

事上說○蒙列云惟仁者
吾所自有而當然底物事
故欲而得之不為貪○揚

明云儼然著君子身上說
畏是畏其德威○合蒙云
猛厲聲色作威風而使入
不教近也○通義許白雲
曰因民之所利如擊井而
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
時使之衣食足恩惠自然
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
而勞如四時蒐狩補逐盜
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
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
於貪財貪利若欲行仁便
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
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
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
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
自然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仁山金氏曰君子不畏衆而弱寡不重天而輕小
視之如一可謂泰矣然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持已而已非以此加入
也故威而不猛

當去聲讀
而舊音丙

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
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
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
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秩道使
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
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
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
乏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
乏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
人欲為多不能空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
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
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
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
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

子張曰何謂云云揚明云不戒不吝戒於平時遷考成切慢令說得寬緩致期是刻日催促賊是
殘害意出納是出此納彼各是不果失○存疑云教他為善而民不從然後殺之則吾之道已盡
彼民不從善自取殺耳此不為之虐惟不教他為善待他為惡就殺他他初未聞教令我不曾
盡道去教他其為惡特出
於不知非有故犯之意我
殺之不亦虐乎○暴者急
還無序也戒其成而後視
其成便從容有序不謂之
暴惟不戒其成而就視
其成便是急還無序故謂
之暴○賊是害物也嚴其
令以責之於先然後刻期
以責之於後此不是欲善
物惟故意慢其令於先而
刻期責其成於後此分明
有意欲善物也非賊而何
○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
畧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
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
有心此其不同處○通義
許白雲曰上人能教之至
公則可不教之而至

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入也故威而不猛
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
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
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考宋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
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
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

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
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許白雲曰上人能教之至
公則可不教之而至

於孔法却刑之則是殃民
凡歛賦稅起役之類當先
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
然去辨集號令不豫及期
却更逼迫則害其民三者
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各是
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下
惡輕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
當封刻印刻印吾官忍弗能予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
也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
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嗜於金反惡為故反
叱言力反叱竹駕反漢書作意為碎嗟千人皆廢然
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入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囚于反悅言也漢書作效音同人有疾
病涕泣分飲食至使入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刻印
也敵心弗能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宋子曰猶之均
之也如言三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各字說
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
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
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
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
當然人君為政太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

○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
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
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
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
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議法以諭
之自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
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用民也揚曰非其義也下介

不以予入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賢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入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罪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或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嶺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詳言為治之要

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吾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

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趙氏曰

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峰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三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云云蒙引云

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命之安乃為知命○圖解云知命是洞見理之本原非知吉凶禍福之命○覺路表七澤曰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而不

此章示人以當知之要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以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

不知禮云云文林貫直云禮以一身威儀揖遜之節言立是有持循的意○脉云禮是天理之節

文知禮不徒是曉得就有躬自勉會的意思立者德性堅定也勉強把持便非立

不知言云云文林貫直云言是入言有得失在內知人是辨他立心的邪正○脉云言根于心因

言以知人心方是知言不知言就是不知人註中則字

俱落一層一說知人非知人品直知所以為人之理

亦是○蒙引云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

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宜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

泛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談

辭知其所離道離知其所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

凡於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且其所說都就

誤活邪道一邊此則虛說亦只槩說人言○直解云仲尼焉學四章便是把道歸着在孔子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終

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之
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未
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
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
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
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味兩章語意實相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終

慶應

